

初国卿 著

# 当时只道是寻常

人到中年 易生怀旧之情 似乎越旧越好 以衬自家岁月尚轻 我每个周末必去逛坊间旧物地摊和古玩店 从中获取一番清赏旧时月色的情致 搜求到一只清末浅绛彩瓷名家汪友棠的仕女盖盅 好像就有了一次与百年前的新安画家在落日楼台之上品黄山毛峰般的惬意 而把玩一件清初的竹刻臂搁 又宛如与三百多年前的钱谦益或是吴伟业时代的文人虚席对坐 清茶一杯 指点细论诗词书画一般 趣味横生 我称此为古玩情致 于古玩中玩得其所

## 收藏随笔



# 当时只道是寻常

收藏随笔



初国卿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当时只道是寻常:收藏随笔/初国卿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38-4782-0

I. 当… II. 初… III. 古玩-收藏-中国-文集 IV. G8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541号

出版:中国林业出版社(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7号)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电话:6618.4477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版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2007年8月第1次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9印张

插页:17

字数:165千字

印数:1~6000册

定价:28.00元

## 古玩情致（代序）



人到中年，易生怀旧之情，似乎越旧越好，以衬自家岁月尚轻。我每个周末必去逛坊间旧物地摊和古玩店，从中获取一番清赏旧时月色的情致。搜求到一只清末浅绛彩瓷名家汪友棠的仕女盖盅，好像就有了一次与百年前的新安画家在落日楼台之上品黄山毛峰般的惬意；而把玩一件清初的竹刻臂搁，又宛如与三百多年前的钱谦益或是吴伟业时代的文人虚席对坐，清茶一杯，指点细论诗词书画一般，趣味横生。我称此为古玩情致，于古玩中玩得其所。

—

何谓“古玩”？用一句浅显的话讲就是“老年间的玩意儿”。既是“玩意儿”，它的意义就应在于“玩”。玩是一种福，玩“古玩”更是一种对艺术对美丽的消受。明代的董其昌在《古董十三说》里有一句妙论，说玩古董有祛病延年之助。这话说得在理，玩古玩，寄情于物，忘却人间诸多烦恼，思绪沉浸在艺术品的精致与粗糙、真实与虚假、研究与把玩之间，自然会心胸悠扬，神情怡然。再加之经常于坊间地摊、市场店铺中穿行，轻松愉悦间得散步之身体锻炼，自然会有“祛病延年之助”了。

人类有五大层面的需要，即生存、安全、归宿、尊重与精神。它们依次由低级向高级、由物质到精神，互为联系，互为依存，缺失了哪一个也不行。这其中，只有精神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理想、信念、审美、创造、自由、快乐等需求。古玩属于雅玩的范畴，它无疑是人们精神文化和审美的需求。一个古玩鉴赏家未必是个金钱富有者，但他一定是个精神文化与审美经验的富有者；一件古玩，它也未必价值连城，但它一定具有某一方面的审美价值和情致意趣。能从古玩中玩出意趣与快乐的人，无疑是最具精神内涵的人和精神最富有的人。

既然是玩，免不了会玩出些名堂来。玩到寝食难安，玩到四处淘取，玩到去粗取精，玩到难舍难分，方成境界。我早年喜藏竹刻匏器、粉盒壁瓶、青花梧桐纹外销瓷、浅绛彩瓷、民国月份牌、“文革”绘画等，一边买一边读书学习，从吃药到痴迷，从泛猎到专一，逐渐进入了一个敏求而挑剔的境地。闲下来静思前尘影事，虽然庆幸自己此生有癖，不致活得苍白而无深情，但个中甘苦，却也很让人体会情深易老、风物长移之感。几年前，我曾卖掉一批浅绛彩瓷，其中有一件晚清张炎茂所绘的双狮辅首梧桐仕女方瓶。瓶上的梧桐和仕女画得极雅致。春意阑珊，梧桐树下散步走来的仕女着一袭藕荷色长裙，橘黄色薄衫，衣袂轻飘，体态盈盈。她怀中抱一长箫，脸微扬，精致的发髻衬着似有浅笑的端庄五官，一派绵绵的情致和出尘的空灵，似乎满身都散发着幽幽的书乐之香。只因瓶口上有一小磕而归入处理之列。卖掉的当天，就多了一分寂寥清愁，少了一段冷香幽韵，如同姜夔身边不见了低唱的小红。没办法，只好第二天就同买家商量，将这一只仕女方瓶买回。一日小别，重逢时看她但觉神情寥落，浅笑的粉脸也暗淡和憔悴了三分，自是收入书房之中，从此朝夕相伴了。玩是要花费心智的，这种心智的花费有时是需要寸心投入、痴迷入境的，但有时也应该是平和心态、气定神闲的。把古玩作为怡情物，作为对古人的一种幽思缅想，才是和古玩的真缘分。

古人之于古玩主要是“玩”，而今天的古玩爱好者大都刻意去藏，或说以藏养藏，赚取利润。这也没什么错处，但独缺了玩的乐趣，实在是悖于古玩本义。米南宫曾言：“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生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中，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俗乃是达者。”明白道出古玩不但是用来玩的，而且要经常交换着玩。我每得一幅好画或一件好瓷，总要设榻置几，烹酒煮茶，呼三五知己共同欣赏。字画、瓷器如此，古玉砚石、竹刻匏器之类更是日常随意的把玩之物，摩挲到棱角浑圆、通体包浆、光可鉴人，方显出它们让人由爱而玩的价值。而如今这种随意在多数人的身上不见了，古玩之“玩”的属性淡化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收藏者的文化缺遗。

董其昌在《古董十三说》里又说：“古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董其昌是一种大玩，后人鲜有玩得过他的。我辈玩古玩其实大可不必效他的“幽轩邃室”，书房一室或是小厅一间足够。但我们



可仿效他的心性行径，以求“山林之致”，借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乐趣与情致。我有一位工人朋友，家中只一室一厅，他收藏古钱币多年，手中藏有多种珍贵的雕母钱和历代古钱币上万枚。他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的小屋中读书或是和朋友研究钱币，快乐无比。可见玩的快乐在于那一份投入，在于那从中获得的精神愉悦。

在社会需求不断多元化的时代，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玩”是休闲的最佳表现形式，而“古玩”则又是最具情致的一种“玩”，玩中获得追寻之乐、鉴赏之乐、研究之乐、著文之乐，等等，有这许多乐趣可玩，我们又何乐而不玩呢？

## 二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玩心，从先师圣人孔老夫子到20世纪的文学大师鲁迅，都可谓是会玩之人。记得孔夫子曾说过“玩索而有得”的话，可见他是主张要玩，还要玩有所得的。怎样才能玩有所得？古玩是最属玩有所得的一类，当年鲁迅先生曾涉足多个收藏领域，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在今天的文学界，香港的董桥、北京的高洪波，都属于创作之余会玩的人，会逛坊间旧物摊和古玩店的人，他们由此而生发的情思、增长的学识和个人的修养以及写出的文章都显得与众不同。玩有所得，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苏雪林说过这样的话：“骨董家，其所以与艺术家不同者只是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罢了。他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这些人称作骨董家或者不如称之曰好事家(Dilettante)更是适切。”说玩古玩是“好事家”倒是有道理，但说古董家“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倒是不尽然。玩古玩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论学识，确实有人目不识丁，但也有人学富五车；论财富，有人可能身无分文，但却也有人富可敌国。这一类人哪怕身无分文，也怀揣巨富的梦想；即使目不识丁，也藏着学者的追求。这里有大喜大悲，这里有大起大落，姑且不论发现和探索的无穷魅力，仅仅是真和假、古和今、美和丑的争论就让古董人接触到人类永恒的主题和无尽的奥妙。

古玩穿越时空，上承远古，下启明清，是中国人心的行囊和梦的家园。每一类每一件旧物都蕴涵着诸多方面的学识与掌故，都记载着前朝先贤们的精心追求与创造；每摩挲一件古玩都不知与多少先人的掌心相合，每查明一件古玩的来龙去脉，都会获得一分学识的增长。玩古玩如同读书，在玩中获取学识与智慧，在玩中求得升华与永恒。因为古玩大多是手工时代的艺术品，满蕴着人类的艺术创造与情感投入，相比大工业时代现代化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东西更具有价值要素。同时古玩又是最具个性化的体现，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同，情致的不同，修养的不同，都能在对古玩的喜爱中体现出来。而每个人所守望的古玩，也都能打上个人的烙印，有了个人的气息和光泽，这种气息和光泽将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成为永恒的美丽。

有人说，这样玩下去快乐是快乐了，是不是久玩会丧志啊，这恐怕是“玩物丧志”的古训对人的影响。其实“玩物”与“丧志”之间本来并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玩物是一种寄托，有的人寄情山水，有的人寄情红颜，有的人寄情游乐，有的人寄情于物，同样是一种“志”。问题的实质是对这种“玩”和“寄”的度的把握。如果度把握不好，任何“玩”与“寄”都会失当，因为身外之物的兴趣跟自身建设的要求有时并不总是同步共荣，更何况失度的物之恋有时竟能致疾呢？人们常以淡泊身外之物为高格，大体也包含了这点因由在。如果度把握得好，不仅能玩出情致，还能玩出成就，玩出事业。京城的大玩家王世襄先生，玩了一生，玩鹰玩狗玩鸽，玩葫芦玩竹刻玩家具，玩古琴玩香炉玩漆器，“玩”到晚年，他本人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宝。他的即兴玩物，他的“俚松居”藏品，在2004年成为拍卖界最大的亮点与新闻。还有京城另一玩家马未都先生，不仅玩的学问越来越大，身价越来越高，还玩出了一个京城颇具实力与特色的“观复博物馆”。什么样的玩能与此相比呢？山水，游乐，钓场，麻将桌？我想其乐其得都与此相去甚远。

### 三

历数世间，唯有古玩是情趣与财富共增的投资方式。即在玩中一边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情致，同时又开辟了一条赚钱的渠道。

如今，古代的和传统的艺术品，对现代心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烈。有媒体说这是受一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人们意识到古人的遗作比现代人的艺术更能准确地传达着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姻亲感。我想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让他们感到这其中有钱可赚。过去在商者常说这样的话：米是一分利，布是十分利，盐是百分利，茶是千分利，古玩是万分利。这种说法未免有夸张，但也说明在诸种经营中古玩是一个暴利行业。所以古玩界又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

董其昌在《古董十三说》中又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这也未必，好古者聚财与聚道也不能分古今，况且董其昌的“今”如今也成为古了。但古玩一定是要经营的，玩古玩也要讲究赚，如果是越玩越赔，越玩越穷，那还有谁来玩呢，还有什么情致可谈呢？

据国内主要艺术品拍卖公司统计，从1994年以来的十年间，明代青花官窑器市场价增长了四十倍。而在全国各大古玩市场调查得知，从2000年以来的四五年间，清末民初的浅绛彩瓷的市场价增长了近十倍。试想，除去学识、情致、艺术品把玩的乐趣不计，就投资本身说，还有什么比艺术品更能赚钱的。另据全球投资市场调查，近十年间，在股票、房地产和艺术品三大投资领域，增幅最高、获利最大的是艺术品。这些都足以说明，古玩不仅是玩有所乐、玩有所得，还会玩有所赚。当然了，玩古玩也有玩赔的，玩进去的，但那是非正常因素，这就归结到另一个话题，古玩虽好玩，但不是人人都可玩的，它是学识、财富与悟性的综合之玩、情致之玩，是玩的最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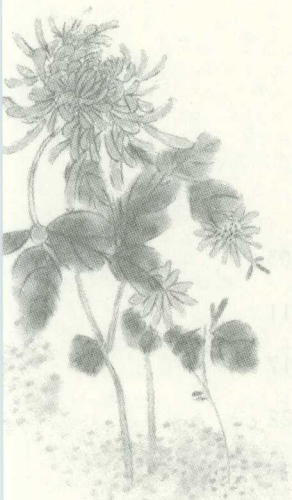
有人会说，玩古玩得需要大手笔投资，小钱如何玩得。此话说得既有道理，又没道理。有道理是说要进出拍卖行，玩古代名家字画，玩宋代五大名窑，玩明清官窑，玩汉唐古玉，那是需要大投资，手中最起码得握有几百万。这是玩，更重要的是投资，求回报。大众之玩之赚不必有这样的大手笔，三五万足可玩得开心，赚得快活。我有一位朋友，用了三年时间，花了6万元人民币，藏了500把民国以前的瓷壶，其书房取名“五壶轩”。同城几位企业家看好了他这500把瓷壶，欲出10万、15万元收藏，他执意不肯。据专家称，以当下的市场行情，再过十年，他的这500把壶，其价值少说也在50万元左右。最近，他已与一家出版社签约，正在整理他的壶，准备出版《中国瓷壶



鉴赏图录》。还有一位书法界的朋友，两年时间，花了不到两万元人民币，利用出差的机会，跑了全国十几个城市，收藏了二百多件水盂。最近，他也在搜集整理资料，开始写一本《中国水盂》的书，想来待书出版后，他这两万元集藏的水盂，其价值将远在两万元之上。

然而，玩有所赚又不仅仅是金钱增值这么简单。我熟识的一位收藏书画的老先生，曾将一幅倪云林的山水画拿到北京找一位专家鉴定，谁知这位专家一眼没看就婉言拒绝了。专家说，我不鉴定，一是让老人免遭可能的坏结果打击；二是不急于卖钱就没必要鉴定；三是真正的艺术品无论真伪收藏永远有价值。专家的意见让我诚服，说得极为在理。是啊，你的收藏既然感官和心灵都得到了愉悦，且还从中体验了历史时光的流转，那么，让它继续陪伴你几十年又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说，古玩是要在玩中赚，但又绝不同于做买卖那般简单地赚现钱，古玩最主要赚的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心情、胸襟饱满的状态和颐养心性的途径。所以玩有所赚的过程应当是这样的：爱而藏之、藏而玩之、玩而研之、研而赚之，赚而益玩之，直至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悟性、有眼力、有财富、有境界的大玩家。

不管是从玩的角度讲还是从赚的角度讲，古玩是个永无止境的世界。古玩的价格永远让人摸不着头绪，离谱、惊世，甚至于荒诞。一件古玩，价格可以许多倍于一个人几生或多个人一生的积累。但是只有玩古玩的人才知道，人之一生的光景要远比一件古玩生动得多。所以，在玩古玩的人看来，古玩的价格又最是好把握，一点也不离谱，一点也不荒诞。当有人因为豪宅豪车、金钱美女而变得激昂张扬起来的时候，玩古玩的人会从容一笑，因为他知道，标志财富的永远是天文数字，而只有古玩能将这种天文数字演绎得如火如荼，有情有致；只有古玩这种尘世最美好的结晶，能代表永恒。玩过古玩，面对多少财富，不再心怯，不再失措，天文数字也可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同历经沧海，不再惧怕大河，上过高山，难再敬畏小丘，从而能平淡看待财富，看待一切。这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级的《平复帖》、《游春图》献给国家的境界，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心态，也是古玩情致的最高境界。



当时只道是寻常

目 录

我的“浅绛轩”	1
月明林下美人来	9
盘中绘出云林画	16
瓷绘“三星拱秀”	21
“叱石成羊”壁瓶	24
高恒生的《篷船垂钓图》	29
冬瓜罐上渔乐图	33
浅绛水仙	37
读书的二乔	42
打高尔夫的粉装丽人	47
墨鸳鸯	52
倩何人，持得倪田扇？	57
张学良的扇子在谁家？	62
笔墨诗心——读晏少翔画记	65
拾来西丰旧时月色	87
盖州乡间的“戒酒誓约”	90
改七芎的美人谱	93
《秦妇吟》的早期石印本	97
藏点杂志创刊号	100



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剪影	103
《论语》和它幽默的标语	111
《长征画集》的旧事新闻	117
喜获《濠梁知乐集》	122
我见书摊多妩媚	125
一筐葫芦	131
醋葫芦	135
草里金	141
穿竹衣的葫芦	146
范橘粉盒	149
芭蕉叶上的鲇鱼	153
走下影幕的驴皮人	155
工笔画家镜头里的萧散钓趣	163

#### 后记

## 我的“浅绛轩”



文人清雅，讲究个性与脱俗，虽然家境贫寒抑或没有一间书房，也要起个书斋名，置上几件文玩，闲来摩挲研究，以解眼下清愁，求得片时的慰藉和愉悦。我的书斋名“浅绛轩”，自然也是这种文人慰藉与愉悦之属。

我的“浅绛轩”意义很简单，讲不出更多的出处。道其来历，主要是与浅绛彩瓷的收藏和我的居所有关。

本人多年来喜欢收藏，但也只是如谢国祯所说“善本书籍、佳槧名钞，都买不起”，名人字画、官窑瓷器更不用提，只能是“拾些零篇断缣”，老葫芦、老竹刻、古旧纸本、出口转内的青花梧桐纹外销瓷、浅绛彩瓷、肇新窑业瓷等。其中浅绛彩瓷的收藏还约略说得过去，同时也是喜欢浅绛瓷画的文人逸气与书卷韵味，故以此命名，又特请著名工笔画家晏少翔先生与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题写了匾额。晏公还在题款中说我“嗜浅绛瓷，富收藏”，实是一种鼓励。我曾将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等“浅绛四家”的瓷画作品拿到他的画室中请他品评，与之交流。对此类作品，他说即使在民国初年也只能从少数士大夫家中见到，在当时即属艺术精品之列。晏公年轻时曾是北京古玩市场中的常客，经常骑一德国产自行车，牵一条名种黑犬在琉璃厂出入。以至今天他拿出的收藏品均是我们无从见到的稀罕物，也因此他才



有资格和实力一直用乾隆赏赐给王公大臣的御制墨做画。我藏有一只汪照黎为其老师特制的大笔筒，笔筒上绘有“三松一柏”，挺拔劲健；树下一红衣高士拄杖欲行欲立，神韵悠然。尤其是松柏的绘制，虬枝老干，古意苍苍，与晏公纸绢画上的松柏异曲同工。我将这只笔筒拿给晏公品评，他一见即神情怡然，说当年没曾留意，瓷上竟也有这般好松树。他还说浅绛瓷画中的精品实乃继“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初四王”一脉，宗法宋元绘画传统，打出了一片瓷绘的新天地。晏公对浅绛瓷画的认可，为我的“浅绛轩”注入了许多底气。

有了斋名，有了收藏，也须有相适的居所。文人的居处之所以被自己所珍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中有书。“吾亦爱吾庐，芸窗几卷书”，因为拥有自己的书屋，我们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说，书也是文人退居的地方，是用语言构造的天地和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家园”，只有在这里，文人才会适意适性，找回自己，归依本我。

尽管文人身无居所也可有斋名，但在今天，我还是不欣赏那种有名无斋的寒酸，也不赞同为收藏文玩而导致寒酸。我不喜欢弗兰茨·卡夫卡闷在地窖里写作的做法。我会经营一处阳光斜射，花木扶疏的居所；一室有禁书珍本，有书案电脑，有文玩和浅绛彩瓷的书房，这才是我的精神家园。于是我几乎遍考沈阳城的地产，最终选定城市西北角一处万科开发的“情景园区”的二楼。这里与7000年前沈阳先民新乐人居住地一脉相连，是古时沈水北岸的第一台阶区。二楼有一个十多米的露台，露台门通楼梯。进家须先进露台，从露台入厅，露台有如小院。“小院”外是一排排分隔园区的白桦林。一楼的每家院中都有一株枫树，树高正抵过我家的二楼露台，风吹来，枫叶如裙裾逗弄着我家的阑杆。秋天里，白桦林的树干白得清晰，轮廓如同墨线勾勒，树叶或淡赭或嫩黄，一片片像是画家点染过一般。冬天，雪花飘洒，桦林有如一幅高调摄影，让人时有“桦烛听雪”之思。相比桦树，枫叶有秋天的色泽多显沉实，形同淡墨渲染。每次在“小院”中看秋景，都如同在欣赏一幅天然的浅绛画本。我还在“小院”里置一大瓷缸，缸中养游鱼数尾；再于水中放一小花盆，盆中植荷花一株，盆面铺雨花石十数枚，时得鱼戏莲叶之趣。又

种丝瓜、南瓜、苦瓜、葫芦数株，秧蔓自然缠绕爬行，门楣窗棂藤悬叶挺，瓜迭绵绵。

阑干半倚，露台之上，清晨可见远处新乐、北陵一带草树青青，雾露迷蒙；夜晚一轮明月当头，灯影瞳瞳，树影婆娑。此情此景促使我撰对联一副悬于中厅：“晓起凭阑，新乐一脉皆入眼；晚来把酒，明月三分正当头。”说的正是我家小院中的情景。

## 二

从小院进厅，厅东西开间八米，南北四米。按常见的浅绛彩瓷方印盒上“西园翰墨，东壁图书”的文字，我家厅中虽没有“西园翰墨”，但也是“东壁图书”，而且西壁也是图书。我将书柜设计成与博古架合为一体的形式，书与浅绛彩瓷相间，书香、瓷画，闲来欣赏书脊列成的风景和瓷画展示的情调，自有不同韵味。

在厅的北墙正中，是一个白色天然石砌就的影壁，壁两边为一藤杆编就的屏风，北面即为书房。厅与书房借屏风而通透，夏天可得自然之穿堂风。壁上装一宽幕电视与音响，下置音乐 CD 数百。影壁背后，悬晏公题写的“浅绛轩”匾额，下置一红木条案，案上置程门浅绛山水插屏，两边摆汪照藜浅绛人物大方瓶一对。

书房的东壁一面为书架，也是图书与瓷器相间摆设，中有浅绛瓷与竹刻大笔筒数十只。另一面为戴敦邦先生的浅绛人物《曹雪芹著书黄叶村》中堂，两侧为民国学者瞿宣颖、夏枝巢、彭一卣、朱彭寿书写的楷书四屏。

浅绛轩中我视为珍本的数千册书籍，都是从原来我的几万本藏书淘选出的珍爱之册。我想好了，在这里，我可以像于谦那样乐观与逍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也可以如陆游那样：“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多情书卷多情人，尽可晨



昏相亲。

书房中我最得意之物是自制的书案，此书案受王世襄先生的启发所得。

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可谓宏富，但在他的所有藏品中，包括2003年11月26日嘉德举办的《俚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全部拍出的143件艺术珍品，我最喜欢的是他书房中那件自制的花梨独板面大画案。此画案长271厘米，宽91厘米，高82厘米。独面板7.6厘米，有六七百斤之重。足端无榫，板上无卯，四足以牙条与横秤固定，案板只须平置四足之上，自然安稳。大案全法明式，但在明式之特点上更加厚重。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传世大画案，未见有如此之长者，而板独材，未见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壮者。又说，桌案如此结构，常于宋画中见之，故可称为“宋式”。他又在画案的牙板上自撰案铭，刻后染以石绿。铭中有这样的感叹：“庞然浑然，鲸背象足。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王先生真是好情致好雅兴，什么是大玩家？见过此大画案，才明白这称呼的名与实。2001年11月，在北京迪阳公寓里的这张明式花梨木大画案上，王先生为我的散文集题写了“不素餐兮”的书名。从那以后，心中总是萦绕着花梨木大画案的情结。

一天，老家来人，说是山里一位亲戚家的百年老梨树要挖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马上求他为我照顾好这棵老树，我说我买下了，做个书桌。他说还买什么，仨瓜俩枣的价，我给你运到城里来就是。我要这棵老梨树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来点王世襄先生的情调。花梨木难得，家梨木也不易啊，下王世襄老一等也是自然。不久老家人说那棵梨树已定下了，树身一个人抱不过来，有两米多高。我说最好能在两米六以上，老家人说梨树在努鲁儿虎山里一个叫汤泉子沟的地方，树干不足两米六，只能再往下挖一段。我知道这样粗的老梨树能有这样高的树干已极为难得了，况且王世襄先生的画案才2.71米，我的如何也不能长过他老人家的。两米六，足矣。梨树终于运到我的家中，因为树的直径有限，所以开料后，不能得独面板，只能两块拼成，这就又下王老一等了。但样式还是尽量仿王老的创制，只是在这里须向王老致歉，我侵犯了您的设计版权。

我的“仿王氏书案”，虽不是独木面板，但其案面也极为难得。一般梨

树生长缓慢，很少有成大材料者，百年老梨树更是鲜见。它的木质极为坚硬、细腻，旧时农家得一根丈许梨木即视为珍贵木材，往往用做火炕的炕沿，日久摩擦，其木自然变为深赭色，光洁温润，莹美不减玉色，抚之有如婴儿脸蛋。另外，我这梨木的书案面，论名贵，虽远不如紫檀、黄花梨、花梨一类，但伏案细察，竟然也有流动多姿的纹理，隐约还见有如黄花梨所独有的“狸首”、“鬼面”一样的图案，不知是否为百年老梨树质材扭变所致，抑或是“梨”材共生之现象？书案成之，心情愉悦。只是案铭未削，还有待以后之时日。

### 三

流水账一般对我的“浅绛轩”述说这许多，完全是一种自我欣赏的心态，或说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心态。有时我想“敝帚自珍”也未尝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且不说收藏就是“敝帚”堆里拣宝贝的过程，另处它也是一种珍惜生活，满足生活，平和淡然处世的态度。

还说王世襄先生家，一般人只知道他家中藏有古典家具、古琴、铜佛、竹刻、匏器、漆器、书画，但不知他家中还珍藏有一件“敝帚”。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对此藏品是这样记述的：“‘文革’中，我与世襄分别在静海团泊洼、咸宁甘棠乡两千校，相距逾千里。一日世襄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而我珍之，什袭至今。”谁能说这种“敝帚”不应当珍之呢？

既然敝帚可以自珍，那我的述说也还有意义。意义的要旨是文人要有自己的居所，更要有自己喜欢的书斋，还要经营好自己的“斋”或“轩”。其实，对居所的装饰，对书斋的布置是必要的，浓妆艳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淡扫蛾眉的分寸正是修养之所在。董桥在《语文小品录》卷四中说的一段话正说到了我的心思上：“在文化意识上，我很怀旧，却也不甘心放纵自己化为故纸



堆中的书蠹。我只希望在安装了空调设备的现代书房里，依然会有一盏传统的明灯照亮我的原稿纸和打字机。新和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多少前朝旧宅的深深庭院里，处处是花叶掩映的古树。房子和树是老的，花和叶是新的。”有了这样的环境与心境，我才能不管何时归去，都能作个闲人与忙人。才能在我的“浅绛轩”里，或捧一杯新茗，或赏一架古瓷，或伏一张书案，或看一溪流云。在书斋与小院间，让我陶陶乐尽天真。

### 三